

## 自勝者強

闔家的長廊，暗夜中我耳畠還盪漾杖擊地時割破長空的風響；它割破了寂靜的咽喉，似乎也同時撕斷我最脆弱的心弦。我背著書包下樓，回憶的線頭卻同時與膝蓋的勒帶清晰相響，隔中每一條敏感

竹答

背面可繼續作答

的神經。兩年了，這彷彿是場票房傲人的電影，不斷地重複播放，至今還未下片。

那是風和日麗的一堂體育課，我站在足球門前，雙眼凝成對手腳下的一顆足球，眾人在場邊加油吶喊，打在我緊張的硬岩化或不成形的白鷺。倏地那顆球飛起，旋起砂石向我飛來；我來不及反應，右腳便先斬後奏地出去，擋下那光速來撲的火球。場邊突然爆出如雷的掌聲與歡呼，我卻只覺一陣劇痛用其毒牙緊嚙我繫緊的勒帶——喀！在足球場停下，歡聲驟起的瞬間，那是多麼微渺的一聲哀嚎；但於我，那卻成為一生無法忘懷的風響。

我倒下，在眾人的歡呼聲中；我倒下，輸給了

風和日麗中的一場暴風雨。

我再也沒有回到球場上過。

當鐵窗將天空切成不規則的幾何形狀，我感覺人生也被那場風暴雨得支離破碎。當操場烈焰被前方紅外燈取代，清風被熱敷袋燠熱氣取代；我像被宣判死刑的囚犯，日夜被對運動的熱愛、被旁人異樣眼光虐待，感受勒帶撕裂、軟骨破裂的疼痛，品味「這不會好了」的高調辛酸等待。

我覺得屈辱，除了與足球同色，我在人生中不見其他色彩。但同時，更深的自責與懊悔沸騰，我有看見父母不捨的雙眼神，在我聽見師長的關懷時，在我有見坐上課椅上等著幫我背書包，溫暖的笑靨時；我突然感到羞愧，因為想打球的自私擁抱著無限，最終，在眾人連袂而成的大傘下，我一步步，窮困卻堅定，走出暴風雨。

生命完美。如今我悔也，接受這遺憾，因我明白，

友情的無限寬敞！

接前頁從此寫起